

我決定要執行一項作業，我要把我的真面目開誠布公在世人面前。

我從出生起身份便和大部分的人不同；甚至我敢說全法蘭西境內找不到太多跟我一樣的人。雖然我的能力不一定能獨佔鰲頭，至少我仍然是無與倫比的。上帝創造了我，賦予我擁有自主行動的力量，這件事好壞與否，只能在讀懂這本書後才能斷定。

不管斷頭臺的刀片何時落下，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反對我的革命者面前，高呼：「請看，這就是我。不論善惡，我皆坦率表出。既沒隱瞞，亦沒增添；假如有多餘的修飾，只是為了填補空缺。可能有自以為是，但絕無扭曲事實。我寫我是：我本卑鄙，就寫卑鄙；我本忠厚，就寫忠厚。全能的上帝啊！我已完全暴露，如您親自所見，請您號召眾生，聽我懺悔，為我嘆息，為我羞愧。然後，讓他們，在您寶座前，批露心靈。看誰敢說，他比我好。」

我於一七五四年出生於巴黎凡爾賽宮，父親是路易·斐迪南，母親是瑪麗·約瑟芬。祖父總共育有八名子女，有一半都活不久，等到祖父逝世，父親早已去世九年。不過父親仍然備受期待。我母親是波蘭國王的女兒；家境不可能不富裕，她聰明美麗，我父親得以和他再婚，確實幸運。不過實在無法確認他們最後是不是真的有相愛，他們的關係可不是從出生就開始。十四、十五歲的時候祖父就已經為父親談定了一場婚姻，很快的，同年十二月父親就與西班牙的公主瑪麗亞·特蕾莎·拉法埃拉締結關係，或許上天也認同他們的關係，這是一場幸福的婚姻，兩人都很快地愛上對方並對第一次的婚姻付出了真摯的感情，在差不多半年後，生下了一位女兒，同時也是我早死的姐姐，瑪莉·特蕾茲。

好景不常，這個家族本就充滿著不幸，我父親的前妻就在女兒誕生不久後往生了。才十六歲的父親難以忍受痛失愛妻的悲痛，傷心了好長一段時間，但身為國家下一位繼承者，這股責任迫使他不得不盡快再婚，而再婚的對象就是我的母親。父親與母親的婚姻是由外伯公提出來的，祖父堅信把母親當作再婚對象能對國家的外交事務產生莫大的利益。雖然祖母曾因為母親的祖父與祖母的父親有一些摩擦而大力反對這門婚事，但後來母親還是成功嫁給父親，且與祖母相處得不錯。

母親是一位很有耐心的人，儘管父親當時因為前妻的死亡處於無盡的悲痛之中，再加上女兒在兩年後也相繼去世，我完全無法想像父親是如何撐過去的，或許他根本就完全沒有接受也說不定，但母親仍決定慢慢陪在父親身邊，讓他慢慢地接受自己，時間再長都沒有關係。父親的子嗣大多都活不久，我算是相繼早夭的孩子們第一個活比較久的，這可能就是我充滿不幸的人生中，最大的幸運。遺憾的是，父親稱不上是活了很久，英年早逝的他使他過往曾有過的傷痛悉數轉到母親身上，使母親受了一段折磨，最終也因為身體健康狀況不良，很快的，母親就在父親死後兩年死於肺結核。

賜給我生命的就是這樣兩個人，上天賦予她們的種種品德中，他們只遺留給我一顆多情的心。但這顆多情的心，對她們來說是幸福的祝福，對我來說卻是一生不幸的詛咒。

我生下來的時候被寄予厚望，能否把我養活，成為當時的希望。我身上還帶著一種麻煩的性格，它隨著處世的經驗增多而漸漸被隱藏住，平時雖然能夠埋在表面之下

，但那只是暫時的，它會在真正重要的時刻復發，令情勢不斷惡化。宮裡有一位傭人，她是個機智的人，她對我關照有加，終於把我整得開放點。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不知她在還是不在，如果她仍然健在，她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希望她能找到最適合她的人生方向。我很感謝她對我的付出，我痛心的是，現在的我無法對妳有所報答，也無法見妳最後一面。

我先有感覺後有思考，這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我不知道別人五、六歲以前做了些什，也不太確自己做了什麼，我只記得我會尋找一些瑣事做，這可能也對我產生不少影響。宮裡留有一些東西，吃過晚飯我就稍微嘗試個一兩樣。起初，父親不過是想利用這些有趣的小物品，增廣我的見聞，但是不久以後，父親走了，我則是一個人興致勃勃地研究下去，沒完沒了，往往通宵達旦。

到了一七六三年冬季的末尾，我幾乎翻遍了宮裡的所有東西。隔年冬天宮裡又換了新的，偶爾也會去城裡尋找看看有沒有沒見過的。真幸運，城裡有不少新奇的；這原本不足為奇，因為大海的另一頭有更多沒見過的，有自由也有敵人，按照當時的風氣，店鋪都必須擺一些沒見過的舶來品，要不然根本沒有人會來。由於這些有趣的玩物，由於這些尋找這些玩物所開始的探索，我愛冒險愛發現的興趣便形成了；無法立刻決定方向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之中，每逢我處在這種性格的情況下，便使我感到苦惱。我不斷想著比利時與海外的仙境，可以說我是和比利時和海外國家的人民一起生活。加上我自己生來就是人類，除了我以外的人也是人類，它們可以去別的國家探險，我便以他們為榜樣而對海外懷有憧憬。我竟自以為是比利時人或海外的居民了，每逢讀到他們留傳過來的故事，我就變成故事中的那個人物。讀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動的身歷其境、扣人心弦的內容、就使我兩眼閃光，聲高氣壯。

我有一個比我大四十四歲的爺爺。那時，他正在陪他的情婦。由於家裡人對我過分疼愛，對他未免有些漠不關心，這樣厚此薄彼，我並不贊成。這種漠不關心影響了他的行為。已經過了放蕩的年齡，卻還持續保持著放蕩。後來有稍微提醒一下他，他依舊像發了情猴子一樣經常跑去陪情婦玩，我幾乎見不著他。只能勉強說我跟他相識罷了，但我確實非常喜歡他，他也像一個頑劣少年能愛別人似地愛我。記得有一次，模式改變了，傳出陣陣抽打聲，我急忙衝到現場，用我的身體代替他挨打，我保持這種姿勢，一動也不動。最後是被迫結束的，雖然我因為精神恍惚不太記得，但也許鞭子已經抽到斷掉，弄得無法繼續下去，也許是祖父不願意我代替他。後來我的祖父越來越墮落下去，終於看的到他夜裡偷跑出去，一夜不回。過了一些時候，才聽說他已經染上天花。他連一句話都沒再說過，其他部分倒是很有精神。再過一段時間，他就已經死在宮裡，這樣一來，我就成為下一任國王。

如果說這位國王的行為會被忽略，其他的王位繼承人可就不是那樣了，即便時別國國王的兒子，也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周圍人們的鍾愛；非常罕見的是，我是一個一向只被人特別疼愛而從來不曾被人溺愛的孩子。從來沒有讓我單獨在街上和其他孩子們一起亂跑過，也從來沒有抑制或放任過我那些稀奇古怪的脾氣，這些古怪脾氣，有人說是天生的，其實那是教育的結果。我有我那個年齡所能有的一些缺點；我好多話說、嘴饞，有時萊撒謊。我偷吃過水果，偷吃過糖果或其他一些可以吃的，但我從來不曾損害、毀壞東西、給別人添麻煩、虐待可憐的小動物，用以

取樂。可是我記得有一天，我曾趁沒人注意的時候，跑到教堂旁去玩丟石子，一個手滑，我丟到了教堂的修女，他叫了一聲，我也叫了一聲，現在想起來還是會讓我噗嗤一笑，那位修女是個善良的女人，但我可以保證他是我這輩子見過最聒噪的老婦人。這就是我年少時做過各種錯事的簡要而真切的歷史。

既然我所見到的人都是善良的榜樣，而我周圍的人又都是最好的人物，我怎能變壞了呢？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親戚、我們的朋友、宮裡的傭人，總之所有跟我親近的人，並不都是一味地順從我，而是愛我，我也同樣愛它們。我的遐想很少受到刺激或忤逆，因此我竟覺得我根本沒有什麼遐想。我敢發誓，在我沒有受到別人箝制以前，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幻想。我除了在父親身邊唸書寫字以及母親帶我去散步的時間以外，別的時間總跟傭人在一起，在她身邊坐著或站著，看她繡花，聽她唱歌，我心中十分快活。她為人好說好笑，很溫柔，容貌也可愛，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態，如今還都歷歷在目，她跟我說的那些惹人歡喜的話至今也還記得。我可以說出她那時穿的衣服和她的髮髻式樣，當然也忘不了她兩鬢上捲起的兩個黑髮小鬟，那是當時流行的式樣。

我對於音樂的愛好，更確切地說，我在很久以後才發展起來的音樂癖，確信是受了那位傭人的影響。她會唱無數美妙的小調和歌曲，以她那清細的嗓音，唱起來十分動聽。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驅散她本人和她周圍一切人的悵惘和悲愁。她的歌聲對我的魅力是那樣大，不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還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甚至在我的記憶力已經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兒童時代就已經完全忘卻了的歌曲，隨著年齡的增長，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給了我一種難以表達的樂趣。誰相信，我這樣一個飽受焦慮和苦痛折磨的老糊塗，在用顫巍巍的破嗓音哼著這些小調的時候，有時也會發現自己像個小孩子似的哭泣起來呢？特別是其中有一支歌，調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來，可是它那後半段歌詞，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雖然它的韻腳還隱隱約約在我腦際盤旋。這支歌的開始和我所能想得起來的其餘幾句是這樣：

你說的沒錯，狄西！

的確非常廣闊。

城牆的另一頭，有大海；

而海的另一頭。有自由。

我始終是那麼相信，

不過我錯了，

在大海的另一頭是.....

為什麼我一回憶起這支歌曲，就產生一種纏綿悱惻的感情？這種奇異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怎樣也不能把這支歌曲一氣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淚打斷。我曾無數次打算寫信請人設法補全其餘的歌詞，如果有人還能記得的話。但是，我幾乎可以斷定，假如我準知道這支歌曲還有別人唱過，那麼，我這種一心要追憶這支歌曲的樂趣，恐怕就會消失大半。

這就是我踏入人世後最初的感情。這樣，我就開始養成或表現出一種既十分高傲而又非常溫柔的心靈，一種優柔寡斷卻又能當機立斷，這種性格永遠搖擺於軟弱與勇

敢，猶疑與堅定之間，最後使我自身充滿矛盾，我連節制與享受、歡樂與慎重哪一樣都沒有得到。

一次注定的變故打斷了這種教育，其結果影響了我後來的一生。我祖父因生活糜爛在外染上了天花。全宮的人在驚訝的同時，都為此加快動作，只為了做好我登基的準備。最後，祖父用他所剩無幾的生命，換來的是我登上了王位。當上國王後，我就成為治理國家的人。當時我被送往宮裡專屬國王的房間，並在那裡長期居住了下來。

大約四年的國王生活，把我以前那愛冒險的性格減弱了一點，多了點國王應有的樣子。在凡爾賽宮，縱使誰也不督促我，我也必須完成責任，這使得我開始喜歡上打獵，那幾乎是我為數不多的消遣之一。責任使我對打獵發生了愛好，它起了調劑勞逸的作用。王宮生活對我來說一點也不新奇，我厭倦著它，也根本無法享受它。但縱使我對它沒有興趣，它仍舊是我應該要處理的任務，這一堆任務一直沒有減退。此後，在我所有的歲月中，我一想起在那度過的幸福時日，就使我對這些年代在王宮的逗留和樂趣感到懷疑，直到我死為止。夏爾·格拉維耶大臣是個很通情達理的人，他對我下的命令從不草率，也不會有太多的怨言。他在這方面處理的很好，有兩點可以證明，即：儘管當時國家財政赤字嚴重，可是他仍能在這種情況中妥善處理獨立戰爭的外交事宜；國家看似沒有多大的改變，卻延緩嚴重的經濟問題，而且還很有效。

這種勞累的王室生活給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害處，我的心裡堆疊了一層又一層的不滿，結果懂得了逃避。在此之前，我擁有的只是好的展望而沒有壞的印象。共同生活在高雅的環境裡逐漸使我和我的貝納茶杯相處得很親密。沒有多久，我對它們的感情就超過了人與物的界線，而且這種感情從來沒有消失，他是一個杯型高大而骨瘦如柴、脆弱無比的茶杯。它性情謙虛反襯它的高貴華麗，並不以自己是皇室的茶杯而過分渴望別人的關注。我們倆的愛好和價值觀完全相同：我們都沒有稱得上朋友的人，年齡大致相同使我們互認對方為同伴；要是把我們分開，簡直可以說是毀滅我們。我們雖然很少有機會表現出彼此間深厚的感情，但這種感情確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我們不僅是一時一刻誰也不能離開誰，甚至我們誰也沒想像過我們會有分開的一天。我們兩人的性情都是聽兩句好話便心軟，只要人們不強制我們，老是那麼殷勤，無論對於什麼，我們的意見都相同。如果說，由於世人對統治者偏愛，我在他們眼裡好像比它高一等，可是當我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它又比我高一等，這樣我倆就算扯平了。我們聊天的時候，我講不太出來的話，它就會小聲引導我；閒暇的時候，我的興趣比它大，總是做它的輔導。總之，我們倆信情是如此情投意合，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如此誠摯，因為不管是在哪裡，我總是能在最需要的時候見到它。我承認，我們時常吵架，但是從不需要別人來勸解，我們間的任何一次爭吵從來沒有超過一刻鐘。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不過，自從世界上有了理智的人以來，這也許是個獨特的例子。

王室的生活方式，對於我太不適合了，只要時間再長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徹底被破壞。所有溫柔、親切、平和的感情，成為了構成我生活方式的主色調中絕對沒有的部分。我認為，世間再也沒有一個人生來比我的虛榮心更小了。雖然有時候我一時衝動，心情會特別激動，想抱怨幾聲，但我立刻理解這對我沒有幫助。讓跟我接近的人都接受我，乃是我那時最強烈的願望。我本性圓潤，我相信所有跟我接近的人都

本性圓潤。整整四年裡，我沒見過誰粗暴地發脾氣，也沒受過誰的粗暴待遇。凡此種種，都在我心中培養天賦的素質。看到人人都能接受我，我就感到極度的愉快。我常常想起我在禮拜堂裡一時回答不出問題時的情景，修女小姐臉上那種痛苦和不安的表情，使我特別心煩意亂。我在大庭廣眾面前答不上來，固然會感到羞愧和極端難受，但修女小姐的這種表情則是唯一使我比羞愧更加難受的事。因為我雖然對於表揚沒有什麼感覺，對於羞恥卻總是非常敏感的，在這裡我可以說：我怕修女小姐的責備遠不如怕惹她難過那樣厲害。

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樣，在必要時也有嚴肅的一面，但這種嚴肅不會令氣氛難堪，從來也沒有不合裡，所以雖然使我感到煩悶，但我完全無法不接受。我覺得使別人愉快比自己受傷更難以忍受，看到別人一臉不高興的臉比自己痛苦還要更不想面對。要想把我的心情說得更清楚些是相當麻煩的，但這也是必要的。

修女小姐對我不但有母親般的慈愛，遇到我應該受罰的時候，她總會示意一下，我認為這樣對我沒有幫助，告訴她我想要直接的懲罰。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她會以懲罰來恫嚇我。受著這種在我看來十分新穎的懲罰的恫嚇，我覺得十分可怕；但是在我受罰以後，我卻發現受罰跟等待受罰一樣可怕；更奇怪的是，這種處罰使我對處罰我的那位修女小姐更加熱愛。我發現在受處罰痛楚乃至耻辱之中還參雜著另一種快意，使得我不但不怎麼害怕，反倒希望在嘗幾回她那纖細的手的責打；由於我對她的真摯感情和自己的不善良本性，往往會重犯那些會再受到她同樣處罰的過錯。真的，這裡無疑有點早熟的性的本能，因為同樣的責打，如果來自她哥哥的，我就絲毫感覺不到快感。不過，按她哥哥的脾氣來說，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動手的。所以我稍微放縱自己，享受懲罰。這就是慾望在我身上發揮的威力，甚至可以說，由肉感產生出來的好感所發揮的威力遠遠不及，好感總是被肉感支配著的。

這個我一再重犯沒有避而遠之的錯誤又發生了，但這不怨我，也就是說，我並不是有意要犯的，而且可以說，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這個機會。不過，這第二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因為修女小姐說，她不再用這種辦法了，這種辦法使她太累了。她一定也從某種跡像中看出這種懲罰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卻達成我的目的。在這以前，我偶爾睡在她的房裡，冬天甚至有幾次還睡在她的床上。過了兩天，她便不再讓我進房間裡去睡了。從此以後，我就有了她把我當國王看待的榮譽，其實我並不需要這種榮譽。

誰能想到這種由一個年輕女人的手給予一個人身上的體罰，竟能恰恰違反自然常態而決定了我以後一生的趣味、慾望、癖好、乃至我這整個的人呢？在我的肉感被激起的同時，我的慾望也發生了變化，它使我只局限於以往的感受，而不想找其它事物。很一段很長的時間，我不知為什麼經常用一雙貪婪的眼睛注視著漂亮的女人。

甚至在我到了結婚年齡以後，這種奇異的癖好，這種一貫頑強、並且快發展到墮落乃至瘋狂地步的癖好，使我喪失我的純潔，儘管它像是更早就失去了。假如說真的純潔的教育的話，那我從沒有受過的教育就是這種教育。我的八位姑姑不但是賢德典範的女人，而且她們身上的那種莊重典雅也是當時一般女人所沒有的。我祖父倒是個喜歡玩樂的人，但他的情趣是舊式的，在他所愛的女人們身旁，他也從沒講過使一個處女感到害羞的話。在任何別的地方，我也沒有見過像在我們家裡，尤其在我面前

那樣，注意不注意對孩子們應有的尊重。我覺得修女小姐的哥哥對這個問題倒是有在注意。有一個十分和善的女僕，只因在我們面前說了一句稍微有些放肆的話，就被辭退了。在我成年以前，我對於兩性的結合就有很清晰的概念，就是這概念總是以一種美妙而亢奮的形象呈現在我的腦裡，我對娼妓具有一種永不幻滅的遐想。我每遇到一個淫棍，就不能不表示認同，甚至感到敬佩，因為有一天，我到城外，經過一條低窪的小路，我看兩旁有一些土洞，有人跟我說，那些傢伙就在裡面野合，從那以後我對淫亂行為就是這樣好奇尚異。我想到這種人，腦子裡又經常回憶到我所見過那種狗的交配，一回憶就覺得愉悅。

就這樣，我竟以十分熱情、十分淫靡和異常早熟的氣質，度過了一段時期，除了修女小姐使我認識到的一些肉感上的快感以外，這段時期不太有其他印象深刻的，不過在過了些時間，我年齡增長以後，就不是如此，原先那些可以把我毀掉的事物依然纏著我。我舊有的童年慾望沒有消失，和另外那種慾望連結一起，使我得以從感官會從燃起的慾望中保全它。這種怪癖，加上我生性靦腆，就使我很少有冒險的勁頭。原本我認為那種享受是我所有享受的終點，而我所好的這種享受，一方心裡想而又搶奪不來，另外一方可以給而又猜想不到。既然我在別人面前不敢把什麼都說出來，或不能把什麼都做出來，當然我就灰頭土臉的了。我就是這樣過了一輩子，在他人面前高高在上卻不敢吭聲，我既不敢把我的癖好向對方說明，就只好用一些自己的方式來聊以自慰。跪在一個熱辣情婦面前，服從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原諒，對我說來就是極甜美的享受。我那敏捷的想像力越使我血液沸騰，我就越像個羞羞答答的情郎。誰都知道，這種人際關係不會有什麼迅速的進展。因此，我實際上所獲甚微，可是運用了我的方式，就是說運用想像力，我仍然得到很多的享受。我的情慾，配合上我那靦腆的性格和浪漫的心情，就這樣保持了我內心的平靜。假使我稍微臉皮厚一些，也許會使我陷入最野蠻的淫欲裡。

在我自動坦白的這座不見天日而充滿垃圾髒污的城寨裡，我總算探完了最初的部分、最難走的一步了。最不好說出口的不代表著罪與惡，而是可笑暨可恥的事。現在我心裡已經穩定的差不多了，說出了我方才大膽說出的話以後，便沒有任何顧慮了。根據我自白出來的事情，人們可以斷定，在我一生中，有時在我會在人前激奮起來，以至於眼不能見、耳不能聞，甚至神魂顛倒，全身痙攣，但從來也沒有說出我的怪癖，從來也沒有在最親密的情況下向他們懇求我真正需要的。

這樣追溯到我的感情生活的事蹟，我發覺有些因素有時似乎解釋不來，但又深深連在一起，有力地產生一面打不破的網；我又發現有些因素表面看來長一樣，由於發生了某些情況而形成完全不同的巧合，以致使人想像不出它們之間當初會有什麼關係。譬如，誰能相信我靈魂上一種最堅強的力量，是從我那有著柔弱與嗜欲兩種因素的血液的同一泉源里淬礪出來的呢？下面的事情並沒離開我剛才所說的主題，人們卻可以從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一七八三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宮的一間房子裡獨自審理公文。財務大臣拿著統計著最近幾年國家金錢花費流向的表單走過來。在他走過來的時候，發現他的面容憔悴。這是誰弄壞他的呢？除我以外，我想沒有別人能使他露出這副表情。他追問我，我是否有認真思考過國家的未來。其他人有時也會一臉疑惑，詢問我，極端點的甚至

還差點恐嚇我，我始終堅決否認，然而，我的一切抗議都沒有用，他們認定是我的錯誤造成現在的狀況，儘管人們從來沒見過我撒大謊，但全部人都認定我有說謊。他們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事實上也應該這樣看。不斷欠債、戰爭、硬不認錯，似乎都應該受罰。可是這回卻沒有人來懲罰我。他們給遠在北美的大臣寫了信，大臣回來了，似乎很勞累。可憐的大臣也被加上另一種同樣嚴重的罪名，我們兩個人受到同樣的眼光對待。這次由群體帶來的處罰可真厲害。為了殺人攻心，為了徹底矯正我那腐壞了的性格，這可能是好的方法，也可能不是。

他們沒能從我口中得出他們想要的保證，此後又被詢問了好幾次，弄得我狼狽不堪，我心裡十分動搖，但不能表現出來，我寧可就被殺死，死外邊，從這裡跳下去，也不會屈服於他們。結果，群眾暴力面對一個無賴的倔強讓步了。我從這次慘無人道的遭遇逃脫出來以後，已被折磨得不像人樣了，而且，我勝利了？

這件事差不多已經有四十年了，今天的我不必為了再擔心這一件事而受到不良的對待了。那麼，讓我在上帝的面前聲明：我在這件事上可能有罪的，我既沒有付出努力，也沒有挽回局勢，我不但沒思考出有用的對策，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大家不必問我對這件事有沒有愧疚；心知肚明，而且我也想在這裡解釋。我所確實知道的，就是我在這件事上可能有罪。

人們可以設想，一個人在平常表現出辛勤工作的樣子，但他卻什麼都沒有完成，只有空負的激情高傲。他一向聽從理智的支配，日常所受到的都是溫柔、公正、親切的待遇。在他心裡連正視問題這個觀念都沒有，可是現在恰恰碰到了最需要有人面對的危難。當時，他的思想該是多麼混亂！他的感情該是多麼複雜！在他的心裡，在他的腦海中，在他那整個小小生靈的精神和理智裡又該是多麼天翻地覆的變化！我所以要請讀者們，如果可能的話，自己想像一下這種情況，是因為我那時是怎樣一種心情，我自己也無力分析清楚和詳細敘述出來。

那時我還沒有足夠的自信使我脫離罪責，我也不會設身處地替別人想一想。我只能從我本身著想，我感覺到的只是：因為一個並不只是我犯的過錯，竟給我如此嚴厲的懲罰，實在太殘酷了。心靈上的痛楚劇烈，我所感覺到的只有氣憤、激怒和失望。大臣的情況也跟我差不多，人們把一件任誰也無法彌補過錯當作蓄意已久的行為來處刑他，因此也跟我一樣怒不可遏，可以說，他跟我採取了一致行動。我們倆稍微找個地方發洩情緒，激動得不住顫抖，互相擁抱在一起，甚至喘不過氣來，直到我們心靈稍稍平靜了些。

我寫這件事的時候，覺得脈搏還有可能怦怦跳動，即使我能活到十萬歲，這些情景也一定會一再上演。這是我對暴力的感受，它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上，以致一切和這種感受有關的觀念都會使我的心情激憤起來；這種感受，一開始是由我自己身上而起的，以後它變得非常堅強並且完全擺脫了個人的利害關係，無論受害者是誰，加害者是誰，也無論它是什麼地方發生的，只要我看見或聽到，便想要緩解衝突。每當我在書中讀到兇惡殘暴的打打殺殺，或是某人的想要設計陰謀詭計陷害人的時候，真有心不惜萬死去把這些無恥之徒宰掉。有時我看到一隻公雞、一隻狗或是其他畜生侵害別的畜生，我往往會跑得滿身大汗去追它，或令人去阻止它，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它

太過暴力。這種感情可能是我的天性，我也相信一定是生來就有的；但是，我所遭受的不公正的沉痛回憶和我的天性密切融合得太久，因而這種天性更加增強了。

我那歡暢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從那以後我再也不享受不到單純的幸福了。就是在今天，我仍覺得我所回憶的幸福也就到這裡或是更早以前就停止了。在之後還在宮裡住了幾年。在這期間，我都在那裡，就好像人們所描述的亞當的情況那樣，雖然還在地上樂園，但已不能再享受其中之樂。表面的環境雖然沒有變，生活實際完全不同了。

所有人對於他們的領導者再也沒有那種熱愛、尊敬、親密和信賴的關係了，我也不再把他們看做值得溝通的對象！我做了壞事不像從前那樣感到羞愧，而是比以前更加害怕被人發現，我開始隱瞞、反駁、說謊。我所能做的種種墮落，腐蝕了我的責任心，醜化了我的世界。皇室生活在我眼中也失去了那種令人感到瞻仰的富足和享受，好像變得荒涼陰鬱了，又像被人放了把火，使我們看不到過去的輝煌。我也不如以前激進，我不再去審視公文，也不再尋求改變，發現我們辛苦打了幾年的仗獲勝了也不再歡呼了。我討厭了這種生活，人家也厭倦了我。但我仍得待在那裡，所以我把看不順眼的全部開除，沒有什麼惜別之感。

換了一批人後，從沒有一次愉快地想過他們在那裡的光景，只覺得那些人沒有什麼值得念念不忘的。但是當我即逝，人頭將落地的時候，別的回憶逐漸消失，而這些回憶卻重新浮起，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而且越來越顯得懷念和慶幸。我好像由於感到生命即將逝去而設法把它抓回來，再從頭開始。那個時期的一點小事都使我喜悅，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它是那個時候的事情。時間、地點和人物的情況，我都回憶起來了，每人各司其職完成工作，一隻燕子從窗戶飛進屋來反被射殺，我忙碌的時候有一隻死蟑螂落在我的頭上，種種情景歷歷在目。我清楚地記得每個人住過房間位在哪裡，那邊是特別奢華的廁所，牆上掛著一張來歷不明的版畫、一副眼鏡和一個大型日曆放在辦公桌上。還記得有一座花園，地勢很高，那裡有許多覆盆子樹，身影佔了窗子的一角，甚至有時樹枝還會被吹落到附近來。我很知道讀者並不大需要知道這些，但是我需要把這些告訴讀者。所有在這幸福歲月裡的一些軼事，現在想起來還使我喜歡得跳躍起來。

假如我只是討你們高興，我一定會選擇修女小姐露出屁股的故事，她不幸在草地邊緣上跌了一跤，正好有人從那裡經過，把她整個屁股都看見了。但是參與戰爭的過程我覺得更值得講述，因為我是這個鐵事的演員，而在她跌跤的軼事中我不過是個觀眾。我承認，儘管那件事的本身很可笑，可是那時我把她當做親人看待，有時甚至比對母親還愛，那件事只有使我驚慌，並不感到有什麼可笑的地方。

啊，讀者們，你們是想知道那戰爭偉大歷史的，就請你們聽聽它那驚人的悲劇吧，如果可能的話，請不要顫抖！

城門外邊，進口處內側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場所，下午常有人到那裡去閒坐聊天，但那裡的內容一點愜意也沒有。自從上次戰爭結束後，國家的經濟狀況愈加吃緊，為了使人民的心能有個地方放，我們將目標對準使我們上次戰爭損失慘重的英格蘭身上。這個決定對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賭博，我們寄宿了一部分的未來在裡面。人們往往在填自己所挖的坑洞的時候，會沒辦法看到正確的方向，唱著歌，拿著鏟子就

直接上工。為了便於事後的處理，在外交方面上下了很多功夫。我和其他首長每天都興致勃勃地期望著這能有個理想的結果，我們天真地確信：在敵人堡壘的磚孔慢慢觀察收集情報不會比直接從大門攻進去還要有用，因此我們決心取得這種光榮。

為此，我們稍作了準備，把戰時的物質再次聚集，我們也沒忘了出海打仗所需的更多武力，幾年前的教訓沒有人敢忘得掉。困難的國家經濟的問題依然也沒有解決，因為對方離我們快半個大西洋，人家也不是省油的燈，好歹上次被教訓了一頓。但是我們已經非做不可，因此，那幾天我們拼命模擬戰況，思考如何戰勝對方，成果果然不壞，我們理出了幾條有用的戰略。我們不時算一算戰力有多少。儘管不敵全盛時期，但我們確信自己已有跟對方一戰的本事。

這件事佔據了我們的整個心靈，弄得我們幹什麼也不能專心，幾乎也忙不了其他工作，我們簡直就像發了瘋。人們不太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只覺得戰爭是沒必要的。到了雙方真正開戰的時刻，決定先觀望個一兩年，眼看著友軍的部隊被擊潰，心裡實在難受。可是，我們只能忍耐，還不到保證我們參與就能勝利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是我們需要的，掌握正確的局勢跟時機，等待敵軍無法力挽狂瀾的那一刻。我們積極地執行了這項措施，起初，敵軍是優勢的那一方，他們希望能速戰速決，盡量不要拖延時間。他們佔領了主要的城市和海岸線，導致友軍只能攻擊孤立的部隊好減緩對方進軍速度。但是敵軍沒有收到太大的打擊，死幾個人根本稱不上影響，接連控制住內陸幾個重要的都市，並把友軍打得節節敗退，使友軍徹底陷入被動。為了擺脫被動，友軍多次嘗試突擊對方，但成功的次數屈指可數，根本沒有翻轉劣勢的跡象，西元一七七七年華盛頓率美軍退守費城修整軍隊。

隔年二月，我國承認美國的獨立，並於對方簽訂軍事同盟。英國雖然曾為了阻止我們同盟，而廢除幾條當初引戰的法律，並派出和平使者前往費城。但，條約簽了就是簽了，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同年六月，我國再次對英國宣戰，隨著這次宣戰，接下來的幾年，戰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繼我國宣戰後，西班牙及荷蘭也相繼對英宣戰，英國陷入被孤立的地位，敵軍與友軍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額的變化。其次，敵軍怕我軍的封鎖，撤出了在費城的兵力，改成重點防守紐約。之後敵軍改成進軍南部區域，佔領多座城市，友軍傷亡最慘重的時刻，也是在這個時候。最後友軍成功引誘敵軍入洞，並將其殲滅，又在那年多次打敗敵軍收復被佔領的南方區域，西元一七八一年康瓦利斯率領英軍北撤。

戰已至此，英軍已敗跡漸露。友軍吹起了反攻的號角，迫使敵軍只能退守至海岸線。同年八月，敵軍率領不足一萬名士兵苦守在約克鎮，而增援的艦隊在我軍的帶領下，成功攻進約克鎮的外海，擊退士氣低下的英國艦隊，獨攬了海上進攻權。在法美聯合士兵的圍攻下，敵軍窮途末路只能選擇談判投降，此役之後，英美兩國簽屬《巴黎和約》，西元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

有人也許會想，這件事情必然會給人民百姓帶來不幸，他確實沒想錯。整個戰爭的過程不包刮往後的影響到此為止。戰後責備我們決定參與戰爭的話沒有停過，也沒有給我們多好的臉色看，甚至過了一會兒，還能聽到有人對王室的批評，他們的批評聲老遠就能聽到。更怪的是，我雖然起初有點驚慌，但後來就無暇顧及這個。我們在往後有更多事物需要處理，我也常常想起放棄一切，乾脆到某一個地方隱姓埋名地生

活，但現實總是比夢先趕上。在此以前，我從沒想過我會那麼想，身為王室的一員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驕傲感。這是我的虛榮心第一次有明顯捨棄的跡象。我覺得我能在往後堅持下去，栽一棵小柳枝來和跟大樹競賽，根本算不了什麼。我三十歲時對事物的看法比凱撒在五十歲時還要高明。

這場戰爭以及他的影響，一直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腦裡，或者說時常浮現在我的腦中，因此當我於一七八七年開始處理國內宗教問題的時候，我最煩悶的就是那場戰爭後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特別是它對未來的影響，我深信，它會改變好幾個世紀後的未來。但是我那時一直有事纏身，不能自主，始終沒有仔細思考這件事的機會。看來這樣的機會也不可能再有了。然而，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得到這種機會的願望，我差不多可以斷定，往後只要一有機會，我一定親眼確認我的行為改變了什麼。

戰爭結束了以後，我陪大臣稍微聊了一下，試探看看他對國家未來前途的看法。大臣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當接續自己的江山，他教他幾本跟數學、政治有關的書，其中裡頭就有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原理》。我也陪著他一起學，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這時大臣提出幾個國家目前特別嚴重的問題，特別是財政。我很喜歡以前不用特別煩惱錢的日子，認為既然能當上國王鐵定不愁這個問題。可是當了國王以後，就不只是煩惱自己的問題了，而是整個法蘭西全境財政的問題都歸我管。當時我想說既然政府的體系中就有一位財政大臣存在，總不能讓他領錢不做事，就沒有特別在意這個問題，但財政大臣實在沒用到使我不處理的這段時間幾乎是虛度光陰，同時還得支付一筆雖然公平合理、數目卻也實在可觀代價。

大臣和其他大臣不一樣，是個特別忠心且善於辦事的人，他善於用義務約束自己使自己能正確行事。他的妻子是一個稍帶虔誠女人，她寧願去唱聖詩，也不願關注國家的事宜。他對我幾乎是完全的信任，我也從來不濫用這種信任。我們兩人雖形單影支，卻能互相幫助，也不是說無求於他人，但因為我無法徹底相信其他人的言詞，所以最終成為一個什麼事都要疑神疑鬼，可悲的男人。其實，我說我們分離是錯誤的，因為他對我負責的方法就是去外地完成外交工作。值得慶幸的是，無論大臣去了多遠的國家辦事，他都能帶著別人比不上的成果回來，多次下來，使我開始期待大臣的回來，甚至使我期待與他的下次相見。我們有時會聊起國家最近的狀況，政治、經濟和近期的社會狀況。我們也會分享比較私人的話題，像是近期多了什麼愛好、上週末從事了什麼活動來休息之類的。其中大臣在休息時的生活十分多采多姿，他會把看似無聊的活動舉辦成大家都搶著參加的活動。大臣有多位來自義大利的友人，他們就是大臣豐富假日所擁有的收穫之一。他的朋友會帶來市面上見不太到，來自土耳其的稀奇小物，大臣挺喜歡些沒見過的，我也喜歡。我沒辦法很簡單的就從宮裡出去，偶爾大臣不在的時候會感到長期的無趣與不太願意承認的孤獨，這時我會細心觀看大臣留下的物品，看看能不能只憑自己的手藝復刻。但是有一天，大臣看到我有在忙這些小事而殘留下來的痕跡的時候，提點了我千萬不可只忙於興趣，而荒廢國家大事。於是我丟開了這個興趣，時不時會再拿出來稍微回憶一下，不過次數真的不頻繁。這些瑣事沒有多大意思，我自己也承認，不過，這些瑣事證明，我們工作的環境需要一位良伴，才能使我們這些背負重大責任人不會自己壓垮。我不太需要結交太多同伴，甚至有這種機會，我也不太重視。我們出去散步的時候，經常看到孩子們玩耍，但是並不羨

慕，看看就行了。我們的兩人之情足以使我們心滿意足，只要我們兩人能在一起，就是最單調的娛樂，我也會感到喜悅。

由於我們兩人常常交談，人們注意起來了；特別是我的地位是國王，而他只是大臣，這樣的一對確是十分容易令人懷疑。他家世背景不差，平常擺著一副嚴肅的臉龐，神氣昂昂、步伐有力，但原本稱讚他的聲音慢慢變少了。

別人當時還給他起了一個綽號，但我不知道是什麼，只要我們一出門，周圍的議論紛紛的聲音就會立刻停下。他對於這種嘲笑比我更能處之泰然。我惱火了，想跟他們打架，這正是那些小流氓求之不得的。但我心理素質好，誰也沒挨了打。大臣也提醒過我，而且我弱不禁風，人家一拳就能把我打倒了。雖然簡直氣瘋了，但我的腦袋、肩膀可挨不起打，他們也並不是很想打。我這種稍不起來的怒火反倒讓我處事能力弄得更糟，後來，只要有任何不平的事，我可能都不出門，感覺受到小學生們的辱罵和追趕都還比較好受。

現在我早已成了國王。為了作一個像樣的國王，我需要有一位情人：我有過一位。我時常聽到傭人提起過，祖父為了王室的未來，花了很多心力尋找尋找聯姻的對象。我祖父的人緣很好，連他的兒子、孫子也沾了光。我能表現出令人佩服的行為雖不多，但看在他面上，所有的人對我都很親切。有一位女皇相中我，這還不算，她還想把的女兒給送出來。一個十幾歲的公主嫁給差不多歲數的王儲作情人，人們當然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所有這種非常擅長盤算的姑娘們都很樂意把小洋娃娃擺在前面，以便把大洋娃娃掩蔽起來，她們很會運用手腕，造成一種令人著迷的假象，來誘惑那些大洋娃娃。在我這方面看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此我對這件事倒挺認真。我把我整個的心，或者更確切地說，把我全副的腦筋都用在這上面了，因為沒有選擇，我使我愛她到已達發狂的程度，雖然我的狂熱、興奮、激昂可能沒有表現得太出來，但我也依舊在我那小腦袋裡愛她而已。

據我所知，愛情可以有很多種卻又完全真實，它們雖然都很強烈，但是彼此間幾乎沒有共同的地方，它們跟親密的友誼也不一樣。我整個一生都被同一個人不同面向的愛情影響，甚至我在一段時間內親身體驗了所有愛情。比方說，在我剛剛講述的那個時期，也就是當瑪麗·安東尼剛來到這裡的時候，我曾經跟這一位小姑娘有過幾次時間不長，但是熱烈的幽會。幽會時，她好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對待我。全部經過，如此而已。雖然不過如此，但是實際上，我卻覺得這就是一切，這就是無上的幸福了。我當時已經體會到秘密與對象共處之可貴。雖然在使用秘密方面，我還十分幼稚，但是當我發現瑪麗·安東尼小姐跟我定情，只不過為了緩解國家衝突的時候，我便全神貫注地想讓他接受我。這是她萬萬沒有料到的。但我深感遺憾的是，這件事到最後也沒有多大成功。也可以說，國家之間的不和依舊封鎖了她。不久，人家就幾乎沒有發言權了。又過些天，當我到日內瓦從庫當斯路過的時候，我聽到有幾個小姑娘低聲質疑我們的關係。

我對她一人，可以說都是一心一意。而且我是那樣全心全意，當我跟她在一起的時候，心裡從來沒想過別人。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對她的感情也不是一直燃燒。我就是跟瑪麗·安東尼小姐過一輩子，也不會想到要離開她，但是，我接近她的時候，我

的喜悅心情是越發平靜，很長時間不再激動。不過我愛她，特別是在跟許多人一起談笑的時候，打趣取笑，打情罵俏，甚至爭風吃醋，都使我心花怒放，津津有味。

我看到那些年歲大的仰慕著彷彿受到冷遇，而我獨為她所擁有，便洋洋得意地自豪起來。我也曾被逗得愁腸百轉，但是我喜歡承受這種苦痛。人們的讚美、鼓勵和歡笑，又使我心頭髮暖，勇氣倍增。我又發脾氣，又說機靈話，在交際場裡，我愛她愛得發狂。若是單獨和她相對，我反而會局促不安，心情冷淡，甚至有些厭煩的情緒。不過，我對她是那樣關心，當她生病的時候，我非常苦惱，我寧願犧牲自己的身體使她得以恢復健康。一離開她，我就想念她，覺得非有她不可，而在和她相會的時候，她的那些愛撫使我感到甜蜜的是心靈而不是肉體。我跟她在一起有一種泰然的感覺，我除了她所給的一切，並不想得到更多的東西。不過，我要是看見她跟別人也是這樣，那我是不能容忍的。

我每一想到她可能像對待我一樣對待別的男子，心裡就嫉妒起來，彷彿土耳其人、瘋子或者老虎那樣。因為她的所賜即便星星點點，我若不下跪也是得不到的。當我和瑪麗·安東尼小姐接近的時候，我不只感到歡喜，同時我看不見便任何別的東西，簡直神魂顛倒。跟她相處，偶爾可以很親暱，決沒有什麼放肆的地方；偶爾她也令我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即便是彼此已經互相熟悉。我覺得，假如我跟她在一起的時間太久，我的命都得斷送掉，因為心臟的跳動準會把我活活憋死。對於她，我害怕失寵。不過，我對她體貼備至，同時對她唯命是從。把世界上所有的財寶都給我，我也不肯去惹瑪麗·安東尼小姐生氣；可是，如果瑪麗·安東尼小姐命令我去跳火坑，我相信，我馬上就會去跳的。

人民根據我的行為，以及當時社會的氛圍，經過再三考慮，給我選擇了一個最不稱心的評價。他們說我們是貪婪的象徵，只知道從底層人民收取重稅；他們說我們是殘暴的象徵，只知道魚肉百姓，若依照當時風氣的走向，他們的說法不一定是對的，當然也不一定是錯的，但那對受苦的人來說是最有用的說法。我對法蘭西近期的狀況討厭透了。我人格高尚，決不會因為身分而放縱自己。天天干這行業務真是枯燥無味，令人難以容忍，加上處理不來的問題天一樣多，縱使人上人感覺也跟奴隸一樣，我心裡就更不高興了。我每走進大門的時候，總是懷著疲累的心情，這種心情日甚一日。至於人民的想法呢？他們很不滿意我，有人對我抱著輕蔑的態度，有人經常背地罵我懶惰和蠢笨。最後，我以無能的罪名，很不光采地結束一生，照別人的說法，我除了身分以外，沒有別的用處。

自己的價值經過這樣評定以後，我多少有幾句怨言。不過，如果他們想要拷問出我能做到什麼的話，我反而會說不出話來。輕蔑態度散佈在大街小巷，實在把我的驕氣壓得太低了，但我能依命而行，毫無怨言？我的財務大臣，人稱雅克爾先生，是一個古怪的中老年人，在很短的期間裡，就把我辛苦而來的一切努力全都磨光了，他摧殘了我那溫柔多情、天真活潑的性格，使我不但在實際生活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變成了一個真正沒用的廢物。我的知識和我的所學，都長期拋在腦後，我甚至記不起皇宮有多大。我去看別人眼裡的時候，再也看不出我是他們的國王了。在人民的心目中，我再也不是風流瀟灑的路易十六了。連我自己都確切地相信，修女兄妹決不會認出現在我是他們記憶中的那位，因此，我真不好意思去拜訪他們。從那以後，我永遠也

沒有再碰到他們了。沉悶的面容、負面的思考代替了我當年天真的回憶，甚至使那些回憶在我的記憶裡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

說起那時發的生天災，對法國乃至於整個歐洲都損失很大。從一個火山爆發開始，歐洲氣候極端異常，導致農作物的欠收。接下來又發生多次旱災，原本就不如以往的農收就更加慘重。最嚴峻的考驗發生在一七八八年，那年同樣有旱災，同樣有農作物銳減的問題，只不過距離上一次旱災還不過三年，還沒恢復過來，旱災就降臨了。同年七月，上蒼作祟，如奇異果般的冰雹連續擊毀農田，又造成欠收；同年冬天，處處艱難，過於寒冷的冬天使之前糧食不足的問題被放大，許多人因此罹病或往生。為了解決食物短缺的問題，大規模撲殺了牲畜，造成以牲畜排泄物為肥料的農田又無法運作。最後，那年有十分嚴重的饑荒和普遍的營養不良。法蘭西的存亡一度受到了考驗。

由於那年嚴重的饑荒，加上政府處理不周，終於使人民出現明顯抱怨的聲音。這一時期我身上發生的變化，回憶起來，令我深刻地體會到，在面對自然引起的懲罰的時候，不管你是不是國王，都會被深深傷害，頂多只是時間的問題。我生性靦腆而懦弱，儘管可以有千百個缺點，但決不至於墮落到厚顏無恥的程度。在此以前，我的權利範圍就有在慢慢縮小了，而現在呢，又有誰會正視他們的國王。如果只是短短幾年饑荒的問題，那我還能無拘無束。但情況遠不止那樣，我必須謹言慎行，甚至得膽小如鼠。當時還有兩個原因造成經濟問題，其中一個就是戰爭。在祖父的時代，國家過分參與七年戰爭，在我小的時候時有耳聞，但戰爭結束後就沒人在我面前提起。原來當年輸了，大輸特輸，不但浪費過多資源參戰，最後連海外的殖民地都連同勝利一起被奪走。而之後參與的獨立戰爭勝利是勝利了，卻大大增加國家財政的負擔。另外一個就是稅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一個統治的組織，想要維持正常的統治就要向人民收稅，人民繳錢，國家保護他們，不變的道理。可是那年饑荒嚴重，沒有多少人有足夠的資金來繳稅，再加上只增不減的稅收，每天都餓著的人或是大部分的收入只為了混飯吃的人可不少。

底層狀況就這樣出了問題，有的失業、有的死亡，過得奢華享受的可說一個都沒有。人民為了生存下去還學會了偷東西。以前，我從來沒有過這種念頭，我認為情況不可能至於這樣。力不從心，結果必然走上提早的末路。總之，這就是這時的亂象，所有的人都是連偷帶騙，卻個個都骨瘦如柴。不過，如果說此版般況能和平結束、無憂無慮地等待結果，而我就只用繼續完成簡單、不用動腦子的工作，那麼，我一定會丟掉所有陋習昇華自己。可惜的是，那已經完全不可能。

秩序一步步走向毀滅，大抵是由於製定秩序的人忘記責任。我在牢裡也待過一段時間，儘管經常感覺不到自己的生命，不斷受到死亡的誘惑，但是，我仍在那裡清楚整理過發生的種種。究竟是哪一步棋開始出錯的？不過，不管它是哪一步棋，揭開了序幕的戲曲也不會突然終止，它一定会上演到最後一幕。

一切源自於一場演講，一七八九年五月，在凡爾賽街道上開始了一場遊行，一次聖靈彌撒在這舉行，主教在多數第三階級的歡聲中，嚴厲駁斥政府的奢華與改革，隨著聖靈彌撒結束，一場關於階級的爭鬥隨之開始。約一千二百名代表端正地坐在倉促建好的房間內，這些分別代表神職人員、貴族與第三階級。這是我第一次坐上主席的

位置，而在我正對面是第三階級的代表，他們充滿怨憤的眼神，讓我不敢與他們對視超過半秒。我的大臣發表完演講，但顯然第三階級的代表沒有從中得到自己所期盼的改革部分，事件也就此拉開序幕，關於投票方式的爭吵很快就出現了，神職人員和貴族都希望投票能夠按照階級加權，這樣才能保證他們能夠拿到更多的票數，但第三階級的代表希望投票能夠以更加公平的方式來進行，然而第三階級並沒有取得他們滿意的回覆。

如此一來，無法完成願望的他們自然會尋找另一個方法。第三階級的他們跟第一階級與第二階級有點不同。他們既不是聖職人員也不是貴族，卻是除了那些人外的所有人，然而待遇卻是受到最多不公平的。為了打破局面，他們獨自成立獨立於階級的公社。有些聖職人員或貴族加入他們，也有一些職業的代表加入了進去。他們集結了眾人的力量，宣稱是人民的代表。

有一次我偷蘋果，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一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感到戰栗，並常常以此為戒。偷蘋果需要冒險，最終能獲得蘋果，失敗了卻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不偷蘋果不需要冒險，雖然得不到蘋果，但不用承擔風險，也不會失去任何東西。飽受風寒的我在猶疑不斷的一生中，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我的思想變得很保守，我小心翼翼地守著國家，避免他發生太大改變，那樣絕對不會發生好事，有聲音如是說。縱使有顆蘋果就在伸手就可以摸到的地方，我也絕對不會伸手，除非萬事備齊，連切蘋果的刀子跟放蘋果的盤子都備齊我才會行動。這次的事令我煩躁不已，「國王會為你們決定」，我知道他們根本不相信這句話，我自己也是，但他們正意圖顛覆法蘭西將近一千年的歷史，說什麼也不能妥協。

我並不會喪失勇氣，至少在這時。不過，現在要立刻扭轉情勢已經不太可能，我拍太著急行事只會趨於下風，只能盡力防止火勢擴散，並等它慢慢熄滅。

我關閉了國民議會的召集地，並強制改革恢復三級制度舊有的效力。沒想到他們依舊找到了地方聚集，他們選擇附近的一座網球場，當時的天氣不好，陰鬱的氛圍配上他們悲壯的表情，他們的宣言吸引了更多的加入。當時一聽到這個，我嚇到連筆都握不住。

我趕緊關閉網球場，既然他們喜歡聽演講我就讓他們聽個夠。我先稍作妥協，表示出接納的樣子，打從心裡不服的言論令我作嘔，可是為了目標，為了和平的法蘭西，我不得不忍耐。之後我用精心準備的內容表達出我的奢望，很明顯的，沒有人買單，但有聽進去就算我贏了，他們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聚集在這裡，我不認為滅火是單支水柱就能成功，但時間早已不是我顧及的條件了。但為什麼！我明明是如此精心準備，雖然軍隊好像有點太顯眼，但事情會演進下去究竟是我因為當時沒有顧及到什麼？

我好食而不貪，好色而不淫：由於別的雜念太多，這兩種慾望就被沖淡了。午餐時間，我還來不及把食物放進嘴巴，就有位官員匆忙地跑進來，他說我的財務大臣正因為太接近第三階級而惹上麻煩。正是因為常常發生這類事，我才沒有多餘的心思放在吃和玩上。這件事讓我不甚滿意，皇室的人也都紛紛來勸說我，要我開除他，這件事情沒有讓我猶豫太久，當他宣布皇室家庭要按照預定的資金過活時，我立即解雇了他，並組織新的財政部。這樣的消息傳入了底層的階級，他們的反應直接了當地表明了他們的憤怒。消息傳出後的第二天，大批拿著棍棒斧頭的暴民群出現在了巴黎，一

開始他們的武器並沒有辦法對付用槍砲組織起的軍隊，然而他們的眼光放到了巴士底監獄上，巴士底監獄除了關押犯人之外，裏頭還存放著大量的武器和彈藥庫存，伴隨憤怒民眾的口號，民眾集體朝向巴士底監獄進攻，監獄的管理者出面想要和民眾們談判，民眾也派出兩名代表，兩名代表表示只要守衛不再將槍口對準民眾，他們就會回去勸止民眾不要再進攻監獄，管理者同意了這件事，還留那兩名代表吃飯，但這時候民眾正持續進攻巴士底監獄，絲毫沒有要停手的現象。只過了一天的時間，巴士底監獄就徹底被攻陷，管理者被人拖出並毆打，最後被斬首，他的頭顱被刺在長茅上展示，令人不安的槍炮火藥聲已然停止，但暴民的殘忍行徑給這裡帶來永遠無法抹除的血腥味。此事件的消息傳遍法國各個角落，法國貴族一個接著一個逃離，人民自己創立的政權，農民焚燒了地契和莊園，底層人民洗劫富人的案件越來越多，這座失控的城市逐漸墮落。

當我到了巴黎巡視，只聽得到震怒的怨言，他們不再相信這個國家。為了刺激他們再次對國家產生熱血，我在同一年同意了國旗為藍白紅三色旗，保守派的貴族對我的所作所為感到失望，有的流亡到其他國家，更極端的則是投入到國家內亂或參加反法活動。在農民暴動與經濟狀態的支離破碎下，國民制憲議會跳了出來，決議通過取消封建制度，此一法令拔除了貴族與教士在法國地區所擁有的特權。

到了夜深人靜之時，我幾乎就是軟弱的代名詞，哪怕只是一點風聲，也能把我嚇出冷汗，我的畏懼和羞恥心把我拘束到了極點。從巴黎的血腥事件，到人民充滿怨恨的眼神，只要腦中稍微閃過那畫面，我的身體就會直接石化。

國民制憲會議再也忍受不住被階級限制的權力，他們崇尚的是法律對所有人的平等。他們發布了《人權宣言》。我感受到我的權力受到了動搖，我被迫遷署了此宣言，這份宣言具有憲法的效力，向世人證明了國民制憲議會不只是立法機構，還是編制新憲法的機構。

當國家的名聲迎來有史至今的低潮，多數人就再也藏不住心中慾望。王后在宮裡私藏糧食的蜚言在城市裡流傳，早已對食物短缺不滿的巴黎婦女們，抓住這次機會並組成遊行隊伍前往市政廳，他們的訴求從市政廳傳到我的耳中，在他們的暴力反抗中，我顯得特別無力，這起遊行轉為革命，他們洗劫了城市的軍械庫，他們將魔爪伸向我的王宮，迫使我做出最後的讓步。我同意了人權宣言。但他們的要求不僅如此。我被迫與他們一同前往巴黎，途中他們歡樂的歌唱，但這並沒有掩蓋住他們內心的暴力傾向，有些人的長茅上還插著士兵的頭顱，他們歡樂的情景與我行成強烈的對比。

當時許多人勸過我逃離到外省，我的妻子勸過我，王室的親信也多次建議我。原先我並沒有接受，反而拒絕這個提議，我希望能見證到最後，也希望它最終能和平結束。但情況越演越烈，多位貴族在鬧劇中受傷和收到侮辱。我看不下去，但為了我的人生安全，我仍下定了出逃的決心。原先計畫是遠離巴黎和激進派所在的地方，而前往邊境，但中途的動作太大，能被人發現的線索太多了，所以最後依舊被人遣送回巴黎去。

講到這裡，讀者也許會對我的想法產生質疑！說的對。不過，我的決斷就長那樣。它完全征服了我，我除了拼命外，什麼都不想幹。這也是我身上突出的特點，當我有明確目的的時候，甚麼事都不能使我轉移目標，不能改變我、迷惑我。於是我忘

卻一切，一心只想完成我想要的願望，一如既往的法蘭西。我相信，即使我身處對方的立場，我也決不會參與它們。我只顧眼前，不顧未來。不管改變後的未來能多麼美好，都不能原封不動地傳達給我，使我忘記過去，忘記輝煌的祖國。當他們向我辱罵的時候，我便會反駁回去，我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有我的堅持。但我口袋裡什麼都沒有，我的心跳宛如停了下來，恨不得立刻斃了自己，如果只要剩下我一個人，我想我就什麼都不用做。

由於國內的紛亂的情況，引起了周邊許多國家的注意，某些國家也為了應對這個狀況而蠢蠢欲動。雖然他們的行為能恢復我的權利，但是，我並沒有就這樣接受。原因倒不是很現實的國內戰力不足，而是我還是無法眼睜睜看著國家受人欺凌。為了國家，我會擺出支持戰爭的面孔。這種面孔一方面使我感到厭惡，一方面使我感到滿足，因為，我並沒有放棄國家，自始至終。我的天性本來就靦腆，所以從來沒有表現出來，但我認來不會對自己專心的事物上分心。

然而，憑現在的情況，要好好打一場戰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國內經濟一敗塗地，無法生存的人民為了生存，霎時間，社會動盪，盜賊亂竄，在加上國內戰力無法統合，真的有心要勝利的人又有幾個人呢？時傳的叛變消息導致問題更加嚴重。多件不如意的情況使反對現在政府的聲音又更大了。囤積的不滿需要有地方發洩，要不然就一定會在某一時時間點爆發。不久，果然發生了暴動，這場註定的暴動同樣損失慘重。現場上每個人各懷鬼胎，不只現場參與的法國人，連國外都特別關注事態的發展。最後的結果，君主制度被廢除了，而我也在不久後被捕，等待我與我的家人的，幾乎只有死亡。

就這樣，我活了三十八歲。這時候，我心神不安，對自己和其他一切都感不滿，對自己的一切毫無興趣，我沒有三十八歲的人應有的歡樂，心中充滿了茫然，我毫無原因地潸然淚下，我無緣無故地喟然長嘆，一句話，完全看不到自己周圍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東西，我只好寄情於玄思遐想了。如果我有可能逃走的話，我是寧願逃開他們的。不過，一旦參加他們的熱情，我比誰都興奮，比誰都跑得遠。推動我是很困難的，叫我停下也不容易。我的脾氣永遠是這樣。以前當我到郊外去散步的時候，我總是走在前頭，除非別人提醒我，我連到時候該回去都忘了。我有幾回差點回不去，因為在我回去後不久，大門就關上了。第二天被提及這點，是可以想像的。下一次，有人建議我說，希望我能注意到別人，我是有聽進去的。可是，再下一次我仍犯了這毛病。我雖然早有警惕，結果也毫無用處。那天，我面容驚慌，剛進門不久，我就聽見預備關們的號聲響了。至少我這次也是抱持著相同的精神，縱使路上一再出錯，結局也爛得要死，我也拼命了一回。我有我的想法，其中包括公正，我有我的理由，其中包括私心，但這時已經沒有人聽得見我說的話，他們心裡已經沒有我活著的樣子，完全聽不進去，鋤刀能回應聚集者的想法，很快就落了下來。西元一七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

我於集結萬聲歡呼的舞台上，正視著自己。人們對於我的不幸只是覺得慶信，他們馬上決定應該怎樣做。我也確定了自己的方針，但是，我的方針跟他們的完全不同。我當場發誓，從今以後，再也不會回到這裡。第二天，集結的人散開了大部分，

他們回城的時候，表情各有不同，有的嶄露希望，有的面露絕望。雖然不認識，我也跟他們一一道別。只是懇求他們能有美好的未來，但看來不太可能。

自從我當國王以後，因為我住的地方距離人太遙遠，很少跟人有真正的見面了。最初，我偶爾還會好奇一下，尋找新的邂逅，但是後來，由於我不知不覺地已經沒有閒暇觸及，它在我腦裡漸漸飄渺了起來。我相信，這種變化大部分是我自己促成的。我是國王，法國歷代的君王表上一定會有我的畫像以及名字—路易十六。儘管做的不是很好，導致國家失序，尤其是末代國王這一點，那是有失體面的事情。不過，我仍不會說我甚麼都沒做到。我為人憨厚，母親生前有多次訓誡我，我有時還是按照自己的心願辦事。而我對下定決心以後的是，從來就不帶懷疑。我當上國王不是為了享受至高無上的權位，而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好讓其他國家永遠敬而遠之，可惜以我自己的實力，我是不可能達到的。母親有送我一把短劍，我非常喜愛它，我一直將它帶在身旁。把他帶在身旁，能讓我清楚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後來，我覺得這把短劍能在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強化我的覺悟，我覺得那一定是我母親的祝福，並且也許還有他父親的祝福。因為依照我本來德個性，我不可能會不在最後猶疑。然而，我最後並沒有這樣做！看我那樣子，我對自己感到佩服，沒想到自己能有這樣的一天。當別人看到我已經下定決心的時候，他就會點頭示意，眼睛裡沒有流幾滴淚。我相信從這以後，這把短劍也能流傳下去，給予需要的人勇氣。

在我任由命運、遠走高飛以前，讓我這樣考慮一下：假若我出生就不是一位國王，我的前途該是什麼樣子呢？我覺得在某些身分裡，特別是國王那種萬人之上的身分，過那種平穩安定的、默默無聞的生活，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國王，要不就是生活糜爛報飽受批評，要不就是很無用，同樣也會被批評。它可以放寬我此後的人生選擇，它可以給我充分的閒暇來從事一些有節制的愛好。這樣，我就可以滿足於我的小天地。我的想像力是非常豐富的，它足可以用那些絢麗的幻想來美化任何生活；我的想像力是十分強烈的，它足可以讓我隨心所欲地從這一幻想飛馳到另一幻想。至於我自己實際上究竟處在怎樣的地位，我其實不大在乎的。不論叫我幹什麼，我可能都不會改變最初的性格。我覺得，天下最簡單的職業，最不必費心勞神的職業，最能夠保持精神自由的職業，正是最適合於我的職業，而我的職業恰恰是離最遠的一種職業。我本來可以聽從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間，在我所喜愛的工作中，在稱心如意的交際中，平平靜靜、安安逸逸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我將會成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長，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勞動者，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老好人。我本來可以熱愛我的職業，也許還能為爭光，並且在度過雖然樸素微賤、但是既無風波而又安樂的一生之後，在家人的環繞中安然地瞑目。當然，大家很快就會把我忘掉。不過，只要有人想到我，他對我一定會追念不止的。可是，事情偏偏不是如此……我給大家描述的是怎樣一幅畫面呢？

後記

如果有人問你盧梭，你首先會想到什麼？我想多多少少會有人想到他所發表的《社會契約論》，不過我倒想到了國小課本上跟去巴黎拜師學畫的米勒有關的盧梭。《社會契約論》是現代民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可以說，他影響了近兩百年的歷史。其實真要說到歐洲的歷史，從十一世紀開始就像是有人安排好的戲劇般，一幕接著一幕。形成文藝復興的條件到真的發生文藝復興，以及後面所有的故事，說來像巧合，仔細深究就會發現每一個時期都是串連起來的。這時候的中國在幹甚麼呢？可能在跟女真人鬥智鬥勇吧，聽起來倒也挺難過，雖然在是歐洲的歷史上不明顯，但政權的更迭可是國際慣例，每個地方都會發生，這讓我不禁擔憂本土的未來啊。至於治時期的美洲，我可能不太清楚，可能過得挺開心，畢竟沒有莫名其妙的船，把他們一票人全當奴隸來看。

扯遠了，總之《社會契約論》絕對不是盧梭突然想出來的，我是不知道啟蒙時代量不量產笨蛋，但如今聽到名字的那些人，全都有他們的想法，你問那些一定是正確的？放到現代的觀點來看可能也不好說，但那對當時的他們來說一定是最渴望的。

盧梭生於西元一七一二年，死於西元一七七八年，當時清朝正經歷康雍乾盛世，雖然我不覺得盧梭能跟這幾位皇帝扯上多大的關係，不過先不管別國如何，他自己的國家呢？其實盧梭一生的生涯中，大部分都是路易十五在執政的，路易十六在他的生命中連十年都沒有超過，如果有那個命參與到後面激烈的歷史發展，真不知他是會高興還是難過。

《懺悔錄》是盧梭一七七零年完成的自傳，跟西元四世紀末的《懺悔錄》沒有太多的牽扯，當時的社會歷練了盧梭卻也摧毀了盧梭，受盡滄桑的他寫了將近五年來完成《懺悔錄》，並藉此表達他的感動。只可惜這一部傳奇的作品是在盧梭死後才出版，可以說盧梭的生命充滿著兩件事，一個是錯過，另一個是迫害。

盧梭被迫害的一生說實話跟後期的路易十六，晚年都不給好好過的社會，雖然路易十六沒有盧梭活得那麼久，但他死的意義可供後世好幾代人去揣摩。基於時代背景相似，都差不多是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及無法說過得有多好的遭遇，再加上對於寫自傳這種平常不常接觸的作品題材有點陌生，本此寫得有關於路易十六的自傳就大幅度參考了盧梭的《懺悔錄》，但即使是如此，我們仍花了好幾天，好幾個美好的夜晚，才把結果給弄出來，我想不論何時回想起來，我都有可能當天晚上做惡夢！